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

加了糖的摊鸡蛋

[法]让·菲利浦·阿卢·维高德／著
吕秀文／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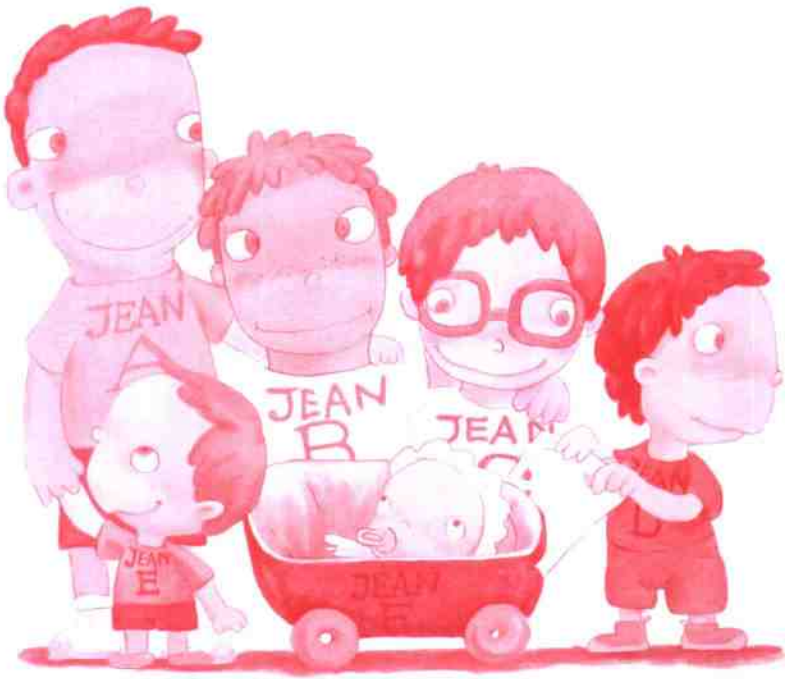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

加了糖的摊鸡蛋

[法]让·菲利浦·阿卢·维高德／著
吕秀文／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原书名：L'omelette au sucre
作者：Jean-Philippe Arrou-Vignod
Copyright © 1999 Société Anonyme Gallimard Jeunesse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03-5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加了糖的摊鸡蛋/（法）维高德著；吕秀文译. —杭州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04.2
（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）
ISBN 7-5342-3127-2
Ⅰ.加… Ⅱ.①维…②吕… Ⅲ.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Ⅳ.I565.8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08999 号

加了糖的摊鸡蛋
[法] 让·菲利浦·阿卢·维高德/著
吕秀文/译
选题策划/孙建江
责任编辑/孙建江 王宜清
美术编辑/朱科夫
装帧设计/唐 筠
插 图/郑凯军
责任校对/倪建中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网址：www.ses.zjcb.com
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印张：5 插页：4
字数：76000
印数：1—13200
2004 年 3 月第 1 版
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5342-3127-2/I·583
定价：8.50 元
（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）

目录

1 一 小“让”兄弟们

15 二 金峰上的圣诞节

41 三 在瑟堡游泳馆

56 四 “五神探”的一个星期四

74 五 野营

91 六 动物园

104 七 罢工风潮

118 八 加了糖的摊鸡蛋

136 九 暑假

一　小“让”兄弟们

“孩子们，”妈妈说，“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大的好消息。”

再过几天就要过圣诞节了。爸爸还没回来，我们都在厨房里帮妈妈做晚饭。

平时，我可喜欢做晚饭的时候了：厨房里飘着饭菜的香味，暖洋洋的，玻璃窗上蒙着的水汽凝成了一个个小水珠。我可以趁妈妈做饭的时候和她聊聊天，再给她帮帮忙。

可是这一次，小弟弟们全都闯进了厨房，他们七嘴八舌地吵个不停，我觉得妈妈有点心烦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“有个特大的好消息？”让·A说，“太好了，你要给我们做炸薯条了吧？”

看见大家正在剥豌豆，让·C嘲笑地撇了撇嘴。妈妈最喜欢那些绿色的蔬菜了，像那些水煮的草叶子啦，还有那些里边塞满了维生素的健康菜肴什么的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剥豌豆这个差使，只有一点还挺好玩的，那就是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。我们用指甲把豆荚剥开，豆荚里面是一层软软的薄膜，圆溜溜、亮晶晶的豌豆整齐地躺在里边，就像是左轮手枪里装着的子弹。

让·D一边剥一边偷偷地把两三颗豌豆塞进了鼻孔里，我们只好把他倒提起来不停地摇晃才把豌豆弄了出来。这一下，妈妈有点生气了：

“你们又要找倒霉了。”她说，“我就让你们帮我这一回忙。”

接着让·E又把盛豌豆的盘子打翻了，我们全都趴在了花砖地上，去追四处乱滚的豌豆。真像是在玩一盘巨无霸弹子游戏呀，大家开心极了，笑成了一团。就在这时候，不知从哪儿飞过来一个耳光，这一来，谁也笑不起来了。

“好啊。”妈妈说，“既然你们这么不听话，都给我乖乖地到客厅里去，动作快点儿！”

每次大家来给妈妈帮忙的时候，结果都是这样，妈妈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她说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孩子，就像是故意在惹她生气。

“活该。”妈妈说，“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就别想听这个好消息了。”

“我们要买新车了吗？”让·C问。

“比新车强多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我们要买电视机了吧？”让·A又问。

“也比电视机强多了。是不是没人猜得出来呀？”

我们大家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谁也没有回答。还能有什么比电视机更好的呢？

让·A凡事都想让别人听他的。那还是在好几天以前他就放出话来了，过圣诞节的时候，谁也不许要别的礼物，只能要电视机。如果谁敢要别的东西，他就找谁算账。不许要电动火车，不许要玩具制服，也不许要能打飞镖的卡宾枪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许要那些哄傻瓜的礼物和糖果了。“要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”让·A说，“爸爸妈妈就会投降的。”

他甚至还手把手地帮那几个不会写字的小弟弟写了这样一封信：

亲爱的圣诞老人：

今年一年里我别提多听话了。今年的圣诞礼物，我不要别的，请您送给我一台电视机吧。

又及：家里虽然没有烟囱，可是从客厅的窗户里跳进来很容易。

“那我的佐罗剑可怎么办呢？我还能收到一把佐

罗剑吗？”让·C不同意了。

“当然不行，”让·A说，“不要电视机，你就死定了。”

让·A可真是老大，这么说倒不是因为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而是因为他常常以我们大家的头儿自居。简直就像那个讨厌的乔·达尔顿。特别是就像今天晚上这样，当我们五个人都穿着竖条睡衣，围坐在客厅里的地毯上，用兜里装的豌豆喂我们的小乌龟和豚鼠的时候。

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叫让·A，让·B，让·C，让·D，让·E，这都是我爸爸的主意。

爸爸的记性向来很差。有一次，他不得不给查号台打电话，因为他竟然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给忘了。这样，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样起名比较好记：因为我们的爷爷叫让，所以我们的名字都叫让。至于名字的第二个字嘛，就按字母表的顺序排列。“这是一种记忆术。”他常常扬扬自得地对别人说。可是我却在想：“幸亏我们只有兄弟五个！要不然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让·王尔德，让·佐罗或者一个让·斯芬克斯呢？”

一家有五个男孩子，这已经不多见了。要是他们又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（就像字典里的书页一样），

那又会怎么样呢?

不用说,互相开玩笑啦,起绰号啦,玩一些简单的文字游戏啦,这些肯定都是少不了的。我自己就编了一张名单——“五让”词典,我把它写在了一个“清泉”牌草稿练习本上了。

*让·A:十岁,绰号“让·烦人”,这都是因为他那个糟透了的坏脾气,他老想让别人听他的。

*让·B:八岁,就是我。化名“让·香肠”,因为我特别喜欢吃,而且我的大腿还有点圆滚滚的。

*让·C:六岁,又名“让·迷糊”,他是我们家里最迷糊的一个。

*让·D:四岁,也叫“让·捣蛋”,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。

*让·E:两岁,他是家里最小的,暂时还没有绰号,因为他太小了,当然除了让·A给他起的“让·拉裤子”以外。

当我们五个人一起走在瑟堡的大街上的时候,人们都会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。五兄弟站成一排,一个比一个高,都长着一样的圆脸、一样的招风耳。这是走在一起的一家人吗?不,还不如说是一场街头演出呢。我们就像是个马戏团,或者说侏儒杂技队吧,正要为大家表演钻圈或者叠罗汉什么的。

今天晚上，这里将会有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！请大家快来欣赏“让”们走钢丝的高超技艺吧！

妈妈特别有条理，她把我们分成了三拨儿：大的（让·A和我），中不溜的（让·C，让·D）和小不点儿（让·E）。在我们五个人中只有让·E一个人独占一个房间。

我嘛，我和让·A合住一个房间，我们睡的是上下铺，每周还要轮流值日，负责摆放餐具和涮盘子。而且我们还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挨大人们的责骂。因为我们是大的嘛，得给小的做出榜样。

有时候，我真想叫“让·独一个”，我想做个独生子，做个整数，而不是分数。这样，当我想睡在上铺的时候，就可以睡在那儿，再也不会因为让·A借口他是老大，别人都得听他的，而把上铺让给他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呢？

“让·D，”妈妈说，“把手指从鼻孔上拿开。你们大家都听着，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个特大的好消息。”

她把一张录有圣诞歌曲的唱片放在电唱机上，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我们大家都感到这一刻是那么的庄严。

让·C被松枝扎了屁股，因此他不再动个不停。圣诞花环上五颜六色的灯光一闪一闪的，屋外瓢泼大雨

拍打着玻璃窗，这一次圣诞节又看不到下雪了。可是炉子上的长柄锅正在低沉地哼唱，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芳香，我们坐在高大的圣诞树下，心中感到十分幸福。

我特别喜欢圣诞节前的那几天，客厅里挂着圣诞花环和用金色的彩纸做成的小天使。晚上，吃过晚饭以后，我们会轮流打开节前日历上的一个小窗口。在圣诞树旁摆着的马槽前面，放着五只石膏做成的小羊，我们一人一只。每天要是谁的表现好，他就有权把他的小羊往前挪一点。

可是，让·A 老找麻烦，他总想让他的小羊领先。于是，每个人都开始作弊，把自己的小羊偷偷地往前移，就像是在争夺一场阶段赛的胜利。因此每天晚上我们都不得不把小羊重新放回到起跑线上，这样一来我们觉得圣诞节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了。

“好了，”妈妈说，“谁想听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呀？”

让·C 和让·D 赶快把手举起来，喊道：“我！我！”

让·E 还以为我们要做什么事没有他的份儿，于是他也跟着大叫了起来：“我第一！我第一！”我们大家互不相让，吵个不停，每个人都想第一个听到这个好消息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别吵了！”妈妈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，“要是你们老是这么吵吵.怎么能听得到……”

突然，她闭上了嘴巴，双手捂着肚子，痛苦地皱紧了眉头。看到她这副样子，我们一下子都愣住了。

“妈妈？”

“妈妈！”

还不到一秒钟，我们就都围到了她的身边。让·C轻轻地拍着她的手，我用圣诞节节前日历给她扇着风，让·A一溜烟地跑进厨房里，给她倒来了一杯水。

“你们躲开点儿，”让·A喊道，“没看到她都透不过气来了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妈妈又睁开了眼睛，“刚才我就是觉得有点热。你们别害怕。”

妈妈总是特别有条理，因此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，从来也不让自己生病。因此，当然了，看到她现在的这个样子，我们的脸都吓绿了。我们一声不响地围着她，看着她的脸上慢慢地又恢复了红润。

“你们别担心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”妈妈又说了一遍。

让·D从兜里掏出一把黏糊糊的甘草根向她递了过去。妈妈显然已经好多了。她亲切地推开了让·D的手，于是让·D就把甘草根放进了自己的嘴里，好像他

自己也需要提提神似的。

“你真的没生病吗？”让·D 问道。

“没有，”妈妈抚摸着肚子说，“正相反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那个特大的好消息……”

我们全都瞪大了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她是不是要说……

“本来我想等你们的爸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的，可是今天他要到很晚才能回家。”妈妈继续说，“好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吧，咱们家又要添一个孩子了。”

她就是在客厅中间放上一炮，也不会有现在的这种效果。让·D 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露出了被甘草根染黑了的门牙，一道口水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，然后挂在了他的下巴上。让·C 赶忙数起自己的手指头来，他翻来覆去数了好几遍，最后才疑惑地望着右手的大拇指。

“又要添一个孩子了？你是说咱们家的孩子将会是……”

“六个！”让·D 抢先喊道，心算是他的强项，“是我先算出来的！”

“六个！”让·A 垂头丧气地又说了一遍。

“这是个可爱的数字，对吧？”妈妈心醉神迷地

说．“圆圆的，肚子大大的，还有一条小尾巴，就像是一颗甜樱桃——我从来都喜欢双数。难道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吗？”

我们大家都被惊呆了，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就像是一群遇难的海员紧紧地挤在一条小小的救生艇上，可这时候，有人却告诉他们还得再挤出一块地方，因为还有一个人要上来。

突然，一连串的问题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，就像是点燃了一挂鞭炮。妈妈笑容满面，亲切地回答着每个人的问题。看见她那副幸福的样子，我们谁都不忍心让她失望。

“是为圣诞节生的娃娃吗？我们怎样才能把他放进马槽里去呢？”

“他也会像让·A那样戴眼镜吗？”

“我可以抱抱他吗？”

“我的弹子呢，是不是也要借给他？”

“等一下，”让·A猛地打断了大家的话，“你们把最重要的事儿给忘了。”

大家都朝他转过身去。

“要是个女孩怎么办呢？”让·A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，摆出了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

“不可能！”让·C说。

“为什么？傻瓜。告诉你吧，女孩比男孩多。”

“对，是女孩，是女孩！”让·E大声叫着。

“是男孩，是男孩！”让·D大声喊着。

“那就只好举手表决了。”让·C出了个主意。

妈妈抬了抬手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

“这事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。”她说道，“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到了春天就知道了。在春天到来之前，对谁都是个秘密。”

“那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总能抓住实际问题的让·C说。

“起个男孩女孩都能叫的名字不就行了。”我出了个主意，“叫多米尼克……”

“……或者叫卡米耶。”

“……或者叫达尼埃尔。”

“女孩的名字跟男孩名字的写法不一样，傻瓜！”让·A嘲笑说。

“我们看看日历怎么样？”让·C出了个主意。

“不，”妈妈说，“要是个女孩我们就叫她海伦。”

“海伦？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，“又是海伦。”

海伦，如果当初我是个女孩的话，我就会叫这个

名字了。还有让·A、让·C、让·D和让·E他们也是一样。我们的父母没有太多的想像力，他们也只能想到这个名字了。

有时候，我想像着要是我们五个都是女孩，我们的家又会是个什么样。五个海伦！一个戴眼镜的，第二个就像我一样，有点胖乎乎的……就是爸爸也一定会把我们搞混的。

“海伦！别招惹海伦。你没看见海伦睡着了吗？”

不过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好办法的，比如海伦一世、海伦二世、海伦三世、海伦四世、海伦五世，就像教皇或者是法国国王那样。

“这次一定是个女孩。”让·A满有把握地说，“这是符合统计学原理的，而且女孩子总有办法当上父母的心肝宝贝。”

“让·A，”妈妈说，“现在就开始说你妹妹的坏话了！”

“她也是我妹妹！”让·D喊道。

“不，是我的！”让·E跳着脚说。

这天晚上，当大家把各自的小羊朝着马槽那儿挪去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想像着明年将会出现在那儿的第六个小东西——一只小不点儿的石膏小羊。它也和其他的小羊一样，从十二月初就加入了赛跑的行列，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